

南

史

一六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李

延壽

賀瑒

子華弟琛

司馬襲

朱异

顧協

徐摘

子陵儀

陵子儉

份

鮑泉

鮑行卿

行卿弟客卿

客卿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

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
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梁天監初爲太常
丞有司舉脩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
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
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
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
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
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
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窮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文受業

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
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脩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
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爲
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
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
州置學以筆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
再監南平郡爲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
孝常恨食祿代耕不及爲養在荊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
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恩子徽美風儀能談吐
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季亦明三禮位中

書黃門郎兼著作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
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
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
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
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
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古述先
儒吐言辯繁坐之聽授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
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
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

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慨嘆曰通儒碩學
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荅神用頽然慨
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
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
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太尉臨川王
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
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
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令又參軍禮事累
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
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今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

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閑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

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
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
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
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
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
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
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
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
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
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

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
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
服則隆昔實暮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
夫暮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
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
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
頗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
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
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
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

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
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貲外散騎常侍舊
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
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
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
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
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
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姦諂深
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其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
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

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
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
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
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
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
三事曰斗筭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
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姦寔由於此今誠願責其
公平之効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
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
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

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
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
敕責璠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
空惚更增憎惡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
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卿云今北邊稽服政
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
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
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
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
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

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
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
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既常一
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
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
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
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
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
廢食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
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琛

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
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
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
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
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
禮講說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珩位巴山太守
司馬駘字元表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
王祖讓之負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駘少
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
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

定五禮有舉駿脩嘉禮除尚書祠部即時創定禮樂耿衣
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
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焉累遷御史中丞十
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駐雖
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晉安
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有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
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昇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
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
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

便哀感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
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
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懌於津陽門伺殺謙之兄巽
之即昇父也又刺殺懌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
可聞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
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
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昇年數歲外祖
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
餘好群聚誦傳頌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
五館昇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

徧覽五經尤明礼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慕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万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搆觸響鏗鏘遇來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

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
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鄉所舉殊得人
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
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
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
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
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
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
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
如异策焉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

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昇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
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
局簿領諮詳請斷填委於前昇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
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遷右衛將軍啓求於
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
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昇
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昇於
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昇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
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
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

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旣而聲勢所驅薰灼内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魚鮓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内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异在内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傳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

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字内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荅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

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昇又議以和為
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
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昇餉金二百
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昇納其金而不傳
北使景遂反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
鴉仁並累有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
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不為聞奏及賊至板橋使
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給稱
反賊請閒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
來情偽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昇侍坐乃曰徐思玉

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王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昇大慙賊遂以討昇及陸驗爲名及景奎城下又射啓言朱昇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護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昇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昇等爲名耳今日殺昇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祇氣旣息誅之未晚帝乃止昇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內咸尤昇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蹇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被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

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
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並以指异又
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
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
官不以爲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
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負外
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
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
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

南史列傳五十二
十一
畱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
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子
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
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游虎丘山協
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
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
有識鑒內弟率尤推重焉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
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
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

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
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
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
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
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
卿便稱敕喚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
軍兼記室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
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
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
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

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負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
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
無衾以斂爲士子所嗟歎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
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
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
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
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
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
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

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
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
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知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
父超之梁天監初位貧外散騎常侍摛幼好學及長徧覽
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
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
游麴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
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大通初王摠
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

摘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摘文體
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摘加
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
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摘商較從橫應答如響
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
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閒白帝
曰摘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摘欲之乃召摘
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大
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教人禮義勸課農桑
朞月風俗便改秩滿為中庶子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

簡文妃姪女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至丁丑夫人安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問摘摘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姻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摘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

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頽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爲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父

之爲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
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今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兼通直
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謝
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爲
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爲
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入寇陵父摘先在圍城之
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
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
致書於僕射楊遵彥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
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

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詔
詰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
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爲
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
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
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
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
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歛容正
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
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

作陵以梁末以來撰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閑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意羊玄保此則清階

顯職不由選也既介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
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
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
正王勵等帝召入內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
正舊蕃長史王勵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
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
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
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
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吉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
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

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七年領國子
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爲中書
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
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
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
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
曰章僞侯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
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
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寮怪問
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

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
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
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
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者
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
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
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
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報幼而脩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
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

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荅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湏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爲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撝望重一

時爲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

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鄉與當世人望彼此俱濟
於鄉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昱行者爲侯景將多從左
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
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
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
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
歸供養孝克嘿然無荅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錢
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
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
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

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爲國子祭
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
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
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
帝嗟歎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
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
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
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
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郎都官省西抵
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

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問閤自然開閉居多死
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袂袂
皆息時人咸以爲真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
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悲用設齋寫經隨盡
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
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
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開皇十二年長
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
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
十三臨終政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

載位太子洗馬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明山賓所薦爲太常丞又列兄傳昭爲太常依制總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幃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通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

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
以爲笑譴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
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
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
兵一萬不可以徃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
入言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嘿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
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爲鄺寄泉旣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
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
蜚毛徒勞繞噪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
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

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
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
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鑠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
出令示泉鑠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
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僧辯色甚不平
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
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
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
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
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痛酒自樂云賊

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
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
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
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
世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
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壁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韻語
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
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爲
湘東王五佐正好交遊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

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
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爲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於死
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
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爲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
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
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駿其得之矣而异遂徼寵倖任
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
禍難旣彰不明其罪亦旣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
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蹤古人徐

摘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之士每覩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列傳第五十二

南史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李

延壽

王神念

子僧辯

羊侃

羊鴉仁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後徵爲右衛將軍卒於官謚曰壯及元帝初追贈侍

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
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揚
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
都仇池人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
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
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
蹋蹄歌之聲甚淒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中神
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
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爲江州刺史僧辯

隨府爲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
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
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
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
子郢旣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
由是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貞毅府諮議參軍代
柳仲禮爲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摠督舟師一
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
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爲領軍將
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

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
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
性忌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
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
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絕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
子姪並繫之其母脫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
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
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
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
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

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
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
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
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
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
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
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
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
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

軍汭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鬻殺之郢州旣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並蒙優荅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充州刺史侯瑱襲

南陵鵲頭等戍並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
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憚之旣至盆口與僧
辯會于白茅洲爲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
皆淚下霑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
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
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
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
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
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

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橫東追景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旣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懼然乃謬荅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

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
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
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
稱助討納旣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
征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督西下諸軍事先
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
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
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
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百
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鬪艦亘水陵山時天日

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爲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誠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

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戴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
胡牀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
逆以王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
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
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郭元建謀
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
陵元年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
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
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
年二月詔以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

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涕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閣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勲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譽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

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戶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楊

州牧餘如故陳武帝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頴遽走出閤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頴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頴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頴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

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盱
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
江盱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進安都
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
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
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謫殆天授
也顓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
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顓聞之乃
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顓弟頌少有志節恒
隨梁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旣亡弟僧智得就任

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敎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吳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嘆曰讎恥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元帝以爲荊州刺史及弟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

爲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產先
在建鄴嗣宗自荊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
之甥復爲比丘慧暹藏得脫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
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
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說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
焉齊文宣帝授爲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
齊與任約王暉席臯同心度江及戰敗嗣徽墮馬嗣宗援
兄見害嗣產爲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暉得
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

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扶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劔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兗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

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併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

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
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
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
英賢不絕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
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麤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
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
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
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後席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
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
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牀非闔

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真正太清元年爲侍中會大
舉北侵以侃爲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
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
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
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
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採石令邵陵
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
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茲
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
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

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撝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項木驢攻城矢

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
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
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
中侃曰車高壅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
皆服焉賊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
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
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
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
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騫爲景所
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

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驀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

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雄
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
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
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
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
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上儻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
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
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

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爲庫真都督及景敗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

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
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鷗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
鷗與王元禮謝荅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
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
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鷗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
小刀挾船鷗以稍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
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鷗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
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
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鷗
赴援不及從王僧惜征蕭敦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

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爲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旣皆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

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荅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
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
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畧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
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畧父伯并祖及所生母
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
銘袋上曰荀畧祖父母某之骨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
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爲人多酒無賴酒
醉爲閹豎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旣而侃
及鴉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

南史列傳五十三
主
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
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
爲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使尊
卑易位親疎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弈碁延敵開釁實基於
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列傳第五十三

南史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四

李

延壽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

子鏗

杜翦

弟岸
兄子龕
幼安

王琳

張彪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爲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又啓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朱

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異不爲物議所歸欲引
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爲遂昌曲阿令皆
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
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失武帝甚
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
左戶郎沈炯少府丞顧瑛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
四乃趨前代炯等對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
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橫
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
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

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
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
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
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稍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
刺其騎騎倒稍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
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稍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塹
一慟而絕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
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
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
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

行於世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陳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譏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

泣下謂其子玘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
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
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
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
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荅曰我性愛之
恒湏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爲車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
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
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爲寧

州刺史州在僻遠群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徇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道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

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
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賦汙甚
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
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
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
文盛無以荅遂死獄中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龍襄隨宋武
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
入帝卧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
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

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祚官至梁秦三
州刺史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
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毀神影壞
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
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
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
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
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
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
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三州

刺史子春雖無佗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閭閻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爲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沒軍遂退卒於江陵子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當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

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
嘗宴羣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
樂官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累遷晉陵太守負外散騎
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杜蒧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
孫因家焉父懷瑤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
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瑤命
第三子疑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
失馬敵人交稍將至疑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疑旅力絕
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

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
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懷瑤卒於州謚曰桓侯疑位西
荊州刺史時識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疑其人也
會疑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爲之逾年而疑卒崩疑弟
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
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崩兄岸舊密書邀之崩乃與
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
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遣加侍中進爵
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崩入據臺城景平加散
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

於秦郡王僧辯令翦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
却翦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
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徵翦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
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翦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
於硤石旋鎮邁疾卒謚曰武翦兄弟九人兄嵩峯疑山及
嶽岸及弟從幼安並知名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翦隨岳陽王詵攻荊州同歸元帝帝
以爲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
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詵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
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詵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

獻於廣平營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嶽岸等并其母
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營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
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營命拔其舌齧殺而烹之
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
灰而揚之并以爲漆髒及建鄴平荆兄弟發安寧陵焚之
以報漆髒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荆同歸元帝帝以爲西
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
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
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

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
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
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龔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鄖州
刺史封中盧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
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
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
及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龔與陳武帝王琳等擊
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龔與衆軍大破之論功
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

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吳興
太守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
將軍龕僧辯壻也始爲吳興太守以陳武帝旣非素貴及
爲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
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龕好飲酒終日
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文帝說龕降文帝龕然
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
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
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並

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
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輕
舸還荆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
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
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
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為第一恃
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
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
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別
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

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繫黃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齧割被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鎖琳送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

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訢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

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豬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

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爲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宣遣兵接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駘駘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慈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

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湏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益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

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僉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饒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

故剝破出赤蛆數升汁落地化爲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
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
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
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
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戰
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
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
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
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
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

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
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縣之於市琳故吏梁
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
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季稱魏室忠
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
甯沂川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揔蕃伯
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
前脩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邁萇弘之
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

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
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
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
焉瑒早遭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
是用霑巾雨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
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芻蕘
竊亦有心琳經蒞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
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
旣築或飛銜土之驚焉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
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

而建營域叔孫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櫟由此言之抑有其
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
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
首並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
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
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
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
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輜輶車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
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佐中千數皆識
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爲將帥屢經

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歔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爲防閣後爲中兵參

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歆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

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
史謝歧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
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旦寶真還州助歧保城彪後至
泰等反與歧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
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
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
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
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
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
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

未覺黃蒼驚哭却來便啗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
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湏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積
刼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
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
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刼曰卿
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
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刼不能生得
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
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
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謂昭達殯彪喪墳冢旣畢黃蒼

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
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
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
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
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輿於
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
常侍暉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
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吳昌門為詩一絕
曰田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

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亡軀
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
有鮮詩人得所誠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
之敗而以濯足為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
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
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
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
異乎

列傳第五十四

南史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六

李

延壽

陳宗室諸王

永脩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

子簡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方慶

文帝諸子

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脩侯擬字公正陳武帝之疎屬也少孤貧質直強記武帝南征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武帝踐祚廣封宗室詔

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脩縣侯北徐州刺史襄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炅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將軍諡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諡仍前封信威將軍祐封豫寧縣侯青州刺史詳封遂興縣侯貞威將軍慧紀封宜黃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文帝嗣位擬除丹楊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卒謚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建鄴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吳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死之以

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

宜黃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祚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太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為緣江都督兗州刺史至德二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璵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鞞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

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龍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為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僞引兵東下固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暉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

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武帝東討僭景昌與宣后文帝並為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荊州魏剋荊州又與宣帝俱遷長安武帝即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

梗中流昌不得還居于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
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沈等率百僚上表請
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
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殯之使以溺告四
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
諸軍事大宰楊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
文獻王故事謚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
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爲
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

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為文德主帥頃之
卒敬帝即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武帝受禪贈
司徒封南康郡王謚曰忠壯曇朗少孤尤為武帝所愛有
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帝誅王僧辯留曇
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
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為質時四方州郡
並多未賓本根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
武帝難之而重違眾議乃決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奔
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皆約遣蕭軌等隨
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

害曇朗于晉陽時陳與齊絕弗之知武帝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爲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爲都督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內史在郡不脩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爲劫

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爲宗正卿未拜爲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爲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溥于岑妻爲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

南史列傳五十五
上曰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
君整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禎明
初爲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大業中爲掖縣令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
至德二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
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強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爲廣州刺
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
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
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摠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
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

慶聞之恐勇賣已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始族子也父晏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爲司城大夫出爲温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祚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儀同尋卒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

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江夏王伯義
韓脩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
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
王道談仕梁爲東宮直閣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
紹泰二年贈南兖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曰昭烈武帝受
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
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遙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
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
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爲安成王封伯茂爲始興王

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坐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祕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遷東楊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

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
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並陰豫其事光武二年皇太
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溫麻侯時
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至是命
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於車中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
愠不形於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
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坐奏
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
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

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並宴於王第六年爲緣江都
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
大元年徙爲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將軍護軍將軍加開
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扶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
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恒使爲主及遭
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
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爲鎮衛將軍乃謂羣臣曰鄱陽王
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
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尋屬陳亡遂無贈謚長子君範未
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

南史列傳五十五
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摠督之又陰爲之備
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
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
第六女嫺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
叙用由是並爲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溫縣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背目通睛揚
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太
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
得祿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爲貧
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在州不知政

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人從游動至旬日
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
爲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愼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
徃有竒意爲政嚴苛國學有愼游不脩習者重加撻楚生
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三年爲都督揚州刺史後主初
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譎諂宣帝每宴集多引
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
朝伯固懼罪詣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暉
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
墓出游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

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白楊道臺馬客至爲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特宥爲庶人國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爲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位尚書左僕射後爲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爲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盧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爲侍中國

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于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祿大夫陳亡入長安遷於瓜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爲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爲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爲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爲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國子司業

南史列傳五十五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常侍薨子豐大業中爲番禾令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王脩華生武昌王叔虞韋脩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

婕妤生海陵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
匡表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
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
忠叔泓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三子早
卒無名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
陵魏剋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
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
機辯狗聲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
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

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內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怒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說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餚餼晝夜食飲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廛

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
宣帝弗之知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
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
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
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
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
爲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
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翫弄藏之府
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
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

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偽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侵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撻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劒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劒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

媼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
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
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間後
主曰即盡之爲待也時吳媼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
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
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
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
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
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
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

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
送鼓吹與摩訶謂軍事捷以公爲台鼎摩訶給報曰須王
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洸譚麒麟二人詣
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
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
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
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
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
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閹豎王飛禽斫之
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

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汙渚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太建元年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楊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鬪

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爲及行逆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于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爲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黜之今近侍宣敕數之叔

堅自陳爲佞人所構死日慙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于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種爲事大業中爲遂寧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大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柔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鴻臚

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謚康簡子孝寬嗣隋大業中爲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爲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

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
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
口秦王並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從
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
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並愧懼拜伏莫能仰視叔
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
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太
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宣

帝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爲丹楊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和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

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
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
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詠奉降
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
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內陽公薛胄爲
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
救之未至薛胄禽叔慎秦王斬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
丹楊尹入隋大業中爲內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
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
大業中爲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
丹楊尹入隋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汧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
大業中爲鸛舩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入
隋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三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入
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
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玢
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唐王怙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
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藩其皇子摠觀明綱統
冲洽紹緯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

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自南掖門入百寮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排閣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爲枹罕太守武德初爲秘書丞卒官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後主年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爲嫡孫詔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永康公後主即位爲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

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並愛獨
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
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吳興王加侍中衛將軍入隋卒
于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
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郢州
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
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

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琬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剗刺其面或加燒熱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昌隆令

東陽王恠字承原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

中爲通議郎

吳郡王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隋大業中爲任城令

錢唐王恬字承憺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卒于長安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爲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云

南史列傳五十五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脩
等並以疎屬列居蕃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
康地皆懿戚提契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鄱
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列傳第五十五

南史六十五